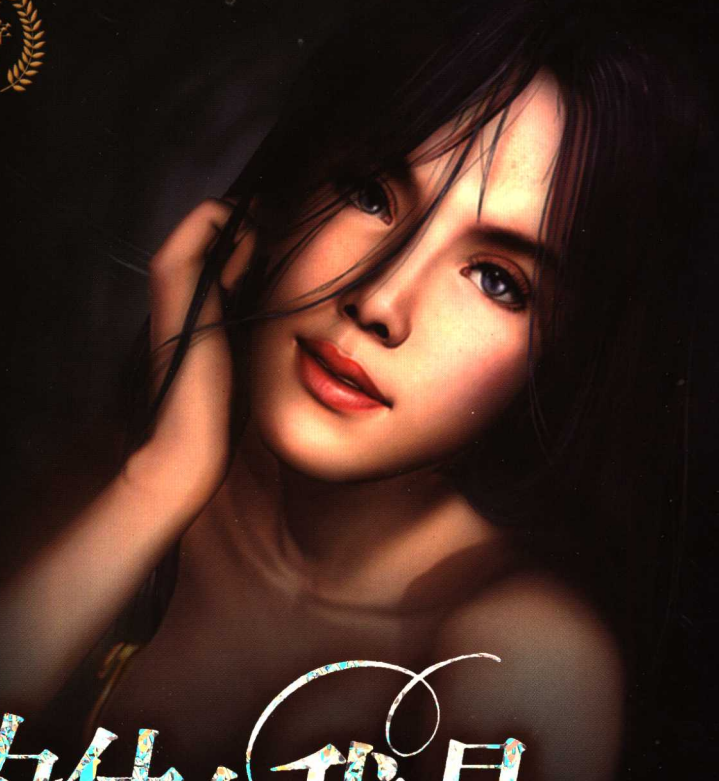


风靡全球的女孩心灵沟通宝典!献给女孩最好的礼物!

亚马逊网络书店
五颗星推荐
★★★★★

销售近300000册
已被译成十国文字
[美] 瑞秋·西蒙◎著
曾如莹◎译



为什么我是坏女生?

Odd Girl Out
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 in girls

揭开校园隐性攻击之谜

在我们心中,女孩总是纯洁、温柔、善良的象征;我们也以这样的理念来教导她们。在这种期待下,她们不像男孩一样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是用隐蔽的,如搞小团体、散播谣言等方式来解决冲突。然而,这些看似温和的方式给人造成的伤害并不亚于拳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亚马逊网络书店
五星推荐
★★★★★

销售近300000册
已被译成十国文字
[美] 瑞秋·西蒙◎著
曾如莹◎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为什么我是
Odd Girl Out
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 in girls
坏女生?

揭开校园隐性攻击之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我是坏女生 - 揭开校园隐性攻击之谜 / (美) 西蒙著; 曾如莹译.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9

ISBN 7-81036-808-7

I. 为… II. ①西… ②曾… III. 女性 - 青春期 - 健康教育 IV. G4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9500 号

Odd Girl Out: 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 in Girls

by Rachel Simmons

Copyright ©2002 by Rachel Simmon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court, Inc.

中文简体字版©2004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为什么我是坏女生——揭开校园隐性攻击之谜

作 者: (美) 瑞秋·西蒙

译 者: 曾如莹

责任编辑: 胡开祥 李小平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市悦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ISBN 7-81036-808-7/G·166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 510620 电话 / 020-85250103 传真 / 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 3833 传真 / 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不同发展方向（导读）/4

友谊与女孩暴力（前言）/8

第一章 女孩间的隐藏文化/19

- 他们不是天使/21 女孩侵略性研究的历史/24
被忽略的隐性伤害文化/26 一个受害者的例子/29
友谊与失落感/33 只是一句话/35

第二章 亲密的敌人/41

- 哦！可怜的凯希！/42 情感性侵略/45
冷战/47 亲密的敌人/50
凡妮莎的故事/51 安妮的故事/56
纳塔莉的故事/61

第三章 真相伤人/67

- 爆发！/70 不是我的错/73
对不起/74 只是开个玩笑/76
搞小团体/77 中间人/81
讽刺/83 爱伦和米雪儿：镜中的两面人？/84

第四章 她完美无暇 /97

嫉妒和竞争 /110 密码 /112
被动的女孩 /116

第五章 镜中的恶霸 /123

音乐椅 /130 背叛的记忆 /133
控制 /137 压制的方式 /139

第六章 受欢迎 /147

短暂的友谊 /152 受欢迎的代价 /156
秘密和谎言 /160 受欢迎的真相 /163

第七章 反抗 /169

肢体冲突 /172 真实 /175
文化冲突 /179 自发性抵抗 /185

第八章 父母和老师 /191

责备 /195 恐惧 /198
替代 /203 无力感 /206

命中注定 /208 老师 /210

第九章 前方的路 /215

给家长 /216 如何接近你的孩子 /222

前方的路 /232 校规 /232

教育 /233 特别针对女孩：说实话和冲突 /235

给女性朋友和其同伴的建议：扭转文化的齿轮 /236

被欺负：当你真的碰上麻烦 /238

结论 /242

另类侵略的代价 /243 好领导，好女孩 /243

被欺负和婚姻暴力 /247 重返百慕大三角洲 /248

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不同发展方向

刘惠琴

这是一本描述青少年成长文化的书。作者透过自身的经验与二百位美国青少年对话，谈论她们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女孩文化。

书中提到“好女孩”文化：“好女孩”要被人喜爱，要“受欢迎”，要维持良好人际关系，要活在关系里！然而，女孩们如何在家庭、学校及社会生活中保持关系又能保有自我，却是件不容易的事。

青春期一直被认为是在人生发展上很重要的阶段。快速急遽的生理改变，社会期望的转换，冲突的角色要求，及社会关系复杂的增高等，都使得这个阶段备受注意。多年以来，发展心理学家一直称此时期为“狂飙期”。然而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实证研究结果无法支持青春期的发展过程有特别的问题。虽然有这样的争议，但相关研究对于这阶段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没有太多的探究，倒是自尊感在这阶段所扮演的角色，赋予较多的注意。其中有趣的发现是，年龄的变化与自尊感之间的消长关系呈现稳定的性别差异。Block & Robins (1993) 在一项纵贯性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其自尊感呈稳定上升趋势：而青少年在这段期间，自尊感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上述这种性别差异在青春后期更为明显。Block & Robins 认为，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局限了青

少女的自我探索。相较于青少年，社会的性别规范赋予青少年更多的自主空间，进而影响其自尊感的建立。同样在青春期，有些人的自尊感可能会上升，有些人会下降，有些人保持稳定，都说明了发展的历程可能会有所不同：而“性别”所产生的影响则更需要深入的检视，影响男性自尊感的发展历程与影响女性自尊感的发展历程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同一性别（青少年或青少年）的样本做更深入地了解，深入地探究上述这种与性别有关的发展历程。

以上的西方研究结果，说明了青春期的女孩正面临一个强大的转型压力，而为了适应这个转型的需要，女孩似乎得放弃她们的自尊感，或是将其自尊感植基于人际关系的维持上。台湾相关研究亦发现，初、高中及大专男生在独立自主、自动自发及自我统整等方面，男生均显著高于女生。但是，究竟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过去的研究者并未深入探讨。

Gilligan (1988) 认为，青春期的女孩与学前期的男孩都同样在经历从关系中独立自我的转型，只是男孩透过“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 认同父亲的英雄角色，而与母亲分离 (separation)，以建立其自我。然而，由于文化对男孩、女孩的社会化要求不同，女孩较难用“分离”的方式来独立其自我，因此其自我发展也面临较大的困难，她们又想保有自我，又想保有关系。而在这困难转变过程中，她们常透过抗拒 (resistance) 来呈现她们想要发声的挣扎。Gilligan (1991) 更进一步引用 Hirschman (1970) 提出的两种发声模式——“离开” (Exit) 模式与“发声” (Voice) 模式，来说明男孩与女孩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二种模式。根据传统 Freud 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男孩的自我发展是透过与关系分离 (separation) 的方式来达成，亦即用“离开”模式。然而，大部分的青



春期女孩无法用“离开”模式来完成她们的自我发展（关于这点，Freud 亦曾提及大部分的女孩因为无法与母亲分离，所以在青春期间无法完成自我独立的任务，而导致女人的依赖、不独立的性格）。但是，Gilligan 认为女孩不采用“离开”模式完成自我独立，并不表示她们无法发展其自我，而是她们对关系的忠诚（loyalty）促使她们倾向采用“发声”模式而非“离开”模式来发展自我，她们企图统整自我与关系，她们尝试在关系中发声，而非从关系中撤离（detachment）。

然而，这种尝试在关系中“发声”的模式，相较于干净利落的“离开”模式要来得复杂而且困难。她往往得伴随着对关系的忠诚、信任及内在认知能力，如“角色取代能力”（role-taking skills）的发展，和漫长的协商过程（negotiation）。但是，“发声”模式的好处是带来自我与关系发展的同时，可避免陷入因“离开”模式所带来的疏离。

传统心理学对青春期的研究多半植基于“离开关系”的分化模式，忽略了与女性发展较有关连的在关系中改变的分化历程。本书提到许多女孩间隐藏的侵略行为，例如女孩间的“地下化竞争”——女孩间的竞争不能直接表达，而得将其地下化，形成“大姐大”与地下组织。其中，充满了一触即发的冲突，而在冲突中，女孩们怕失去关系，而采取间接、迂回的处理方式，如自责、讽刺、搞小团体、找中间人等。女孩子们的关系紧密，在关系中，女孩子们找到了认可，找到了影响力，找到了尊严，但是她们常要学习面对的是背叛、控制、秘密与谎言的存在。

本书巨细靡遗地呈现出生活在此文化中的女孩们的“对话”，但可惜的是，作者并未能让读者进入“对话”背后的生活脉络。不

是所有女孩都是一样的，不同女孩面对这个性别文化会有不同的觉察与不同的因应方式。在目前如此多元 / 动态 / 解构的社会里，大结构虽然不容易立即改变，但一些小结构的松动也是天天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协助青少年们理解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觉察到加诸她们身上“完美女孩”的迷思，如何增强她们面对性别之墙的力量，一起寻求创造性的改变，转化性别齿轮的运转方向，才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方向。

(本文作者为东吴大学心理系教授)

友谊与女孩暴力

八岁那年，我常被同学欺负。不过，人的记忆常会随着时间而日渐模糊，所以，那一年并没有留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念小学三年级，绑着辫子，还有点口齿不清。我总是喜欢抢着当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经常草草地完成除法作业地理测验，犯一些别人提醒我应该避免的错误。因此，老师常给我过于急躁的评语。

爱比也是如此。她和我只是普通朋友，到现在我还是不懂她为何那么做。她先是跟我最好的朋友窃窃私语，让我的好朋友认为和别的女孩玩比跟我玩有趣，她也说服我的那些在社区活动中心舞蹈班的朋友别理我。那时，在活动中心的剧院里，我会追在这些朋友的后面，发狂似地到处乱跑，然后在灯光暗下来时盯着舞台发愣。我总是跟着大家的步伐，在别人笑完之后才放声大笑。

那时的每一天，在昏黄的走廊上、楼梯间和停车场，我记得自己都是只身一人。我会在回家后向正在准备晚餐的母亲哭诉，当时的我总以为自己是唯一受苦的女孩，而那种痛苦真是难以忍受。以上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关于那些的回忆了。

十六年后我在英国做研究，我冒着雨骑车到图书馆寻找当年爱比如此对待我的原因。我很难确切地说明自己为何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但我知道，那段记忆总是会冷不防地向我袭来。其实我无法想起更多的细节，可是，被所有朋友背弃的那种痛苦却一直挥之不去，那



段回忆就是无法融入其它儿时的回忆，我必须填补那段空白。

某天深夜，我和其他六个朋友在零食的陪伴下谈起这段记忆，没想到所有人都坦承有个“爱比鬼魂”在困扰着自己的过去，而且像我一样，她们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被孤立的人。这个发现让我振奋不已。

我在滑溜溜的街道上小心地骑着单车，心想应该会有相当多探讨女孩间的互相攻击的书籍，但是我多次用计算机搜寻，也请图书馆员帮忙，却发现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文献。

在一片探讨男孩的侵略性和互相攻击文化的书海中，针对女孩的研究相形见绌，没有一本入门书、没有一本教导父母的指南，也没有一本给小孩看的袖珍参考手册。当我看完仅有的一些文献后，发现文中对欺凌文化的探讨对我根本毫无帮助，我感到既惊讶又失望。

我寄了封电子邮件给在美国的朋友，并请求她们尽可能地帮我把这封信转寄给更多女性。我在信中问了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被其他女孩激怒或戏弄的经验？如果有，请描述一下当时的感觉。那个经验对现在的你有什么影响？”二十四小时之内，回复的信件从美国各地不断涌来，许多女性以富有情感的笔触，将成堆的讯息由网络传送过来。即使是透过计算机屏幕，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痛苦，以及她们未获解答的疑惑。对其中大多数女性而言，我是第一个听到她们这些故事的人，因为长久以来，我是第一个问她们这个问题的人。

沉默一直潜藏在各式的女性经验中。女性开始诉说自身的特殊经历，公开地讨论强暴、乱伦、家庭暴力和女性健康也不过是过去三十年的事。然而，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随着时



间的消逝，我们透过增加这些经验在文化中的能见度，来唤起社会的重视，并进而制订政策。

现在是终结另一种沉默的时候了：在女孩表现愤怒的文化中，欺凌最具传染性、特殊性和毁灭性。不同于男孩间表现愤怒的肢体和言语的形态，女孩被我们的文化要求避免公开冲突，于是她们迫使将冲突以非肢体化、隐藏和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包括背后中伤、排挤、谣言和嘲笑等等的形式，而这都会造成心理的创伤。不像男孩大多欺负不太熟的朋友或陌生人的情况，女孩会攻击熟识的朋友，因此我们很难衡量侵略的强度以及受害者受到的伤害⁽¹⁾。

在女孩隐藏的侵略文化中，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拳头和刀子，而是肢体语言的攻击和彼此关系的转变。在女孩的世界里，友谊是一种武器，一天的冷战就如栅栏上的尖刺，没有什么事比背叛更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甚少描述女孩的愤怒，殊不知校园的日常生活就是社会的缩影，每天都可能出现不同的结盟。当冲突发生时，女孩们会运用只有她们才了解的语言和正义去解决。在女性亲密友谊的背后，有一块标示为愤怒，并由沉默所滋养的领土，而这正是我希望读者进入的世界。

在喧嚣背后，女孩会瞄一眼朋友，悄悄送上一抹微笑。然后隔天，女孩间的领导者会在秘密聚会中要求其他人说出讨厌某个女孩的理由。接着再过几天，那个被孤立的女孩就会垂头丧气地坐在男孩身旁。这种伤害十分巨大，但却被隐藏住了，我们无法看到掠夺者和牺牲品。

接二连三的校园枪支暴力使得大众开始注意同伴间互相欺凌的次文化。但是在美国内的讨论却只局限在男孩的侵略性，至于女孩



的侵略性则是块从未被探索过的领域，人们甚至不称其为侵略性，而是说“女孩都会这么做”。

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女性都了解女孩间的欺凌文化，几乎我们都是欺凌文化的帮凶、受害者或加害者。我们默默承受，只想赶快忘记，这是隐藏在女孩童年中最肮脏、最黑暗的秘密，几乎所有女孩都有相同的故事。该是打破沉默的时候了！

我着手访问一群年龄在十到十四岁的女孩，这个阶段可说是欺凌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第一天，我和几个九年级女学生面谈，她们就读于东岸一家男女混合的私立学校。我计划以几个问题引导她们随意漫谈，我在一开始先自我介绍，分享自己被欺负的经验，告诉她们接下来要讨论什么。毫无意外的，她们最初都会窃窃私语：“要谈什么？”“在课堂上说吗？”我通常会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男孩和女孩伤害彼此的方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此时，台下先是沉默，接着就会开始一阵骚动，她们开始诉说个人的故事，并且伴随着嘻笑、小纸条和心照不宣的眼神，这让我之前详细规划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

我的访谈没有一天按照计划完成。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开始明白，硬要把女孩们的心声完全统一到拟出的问题中，只会让我成为团体中的主导者，而这是我最不想看见的情形。我希望女孩们才是说话的主体，我想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

她们友善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还会以电子邮件或实时通讯软件的方式讨论偶像团体、新出的鞋子、暑假计划和新恋情。她们对我倾诉平时不会向父母和师长说的话，还会谈论在学校和家里承受的压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理解为何我们会相处得如此融洽。因



为大多数人会教导孩子们不能欺负别人，要做个乖孩子。可是，我则会逆向思考，虽然女孩们不一定会伤害彼此，虽然她们应该彼此友好，但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我不是要阻止她们互相伤害，而是要帮她们找出应对之道。在这个团体中，分享经验是件好事，但如果她们不想说，就得安静倾听，不能打扰到说话的人。等到聚会结束后，我们还会一起享用甜点。

在访谈的过程中，女孩们有时会忍不住潸然泪下，我虽然清楚知道自己是研究者身分，但还是会涌起一股想要保护她们的冲动。因此，我决定采取非正式的访谈，让受访者带着我走。就像那些在网络上的女孩，他们很多是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她们也像我一样，以为自己是唯一被孤立的人。这些女孩让我聆听她们的故事，我非常钦佩她们，同时也尽可能地让她们了解到并非只有她们受苦，大多数的人都有过同样的遭遇。我觉得要她们回忆那么痛苦的经验很不人道，有时我会按照计划问完所有的问题，有时则只完成一半。即使这件工作会对我造成任何不便，我还是非常乐意承担。

这段期间我从这个领域的先驱莲·迈克·布朗（Lyn Mikel Brown）和卡罗·吉莉根（Carol Gilligan）两位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获益良多。布朗、吉莉根和大学同事运用“倾听指南”⁽²⁾这套方法，强调的是弹性与和谐的访谈，而非硬梆梆的计划，研究者必须“跟随女孩到她们带你去的地方”，这个方法非常适合富含故事却较为沉默的受访者。布朗和吉莉根认为，倾听女孩们的声音“可以帮助女孩们发展、持续诉说和发现隐藏于自己的一切”，且“关注女孩们的谈话可以鼓励她们重视并理解自己的想法、感觉和经验，甚至发现以前未曾发现的事物”。这个方法非常适于研究女孩间的欺凌文化。

当我开始寻找研究目标时，我接到了许多学校的回函，虽然有些教职员对这个议题感到好奇和不解，但其中大部分都很信任我。一些位于小城镇的学校和私立学校拒绝我的请求，虽然他们并未说明原因，但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女孩的温和形象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于女孩们会彼此伤害的事实并不相信。为了全面了解女孩间互相欺凌的真相，我原本打算尽可能地走访不同的城市，但经过几次访谈，我发现这个做法根本超过了我能负荷的程度。为了赢得女孩们及其父母的信任，我必须融入她们的社群，我决定选择美国国内三个地区做为研究范围。我获得受访学校的无条件的支持，甚至有些订有禁止作为研究对象条款的学校也为我打破规定。为了回报她们，我保证在呈现结果时，不公开受访者、职员以及学校的真名，并省略关于此不必要的介绍。

我在一年内走访了十个学校，其中三个在亚特兰大中部：林登私立学校（Linden School），大部分学生是中年级，学生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少数民族；马立蒙私立女子学校（Marymount），学生大多是中年级，有百分之二十的有色人种；思克拉学校（Sackler day school）是在郊区的一间犹太学校。在西北的一个城市，我访问了克拉巴顿高中（Clara Barton High School）和马丁路德小学（Martin Luther King Elementary），这两间学校学生大部分是黑人、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人。我还到过雅顿小学（Arden elementary school），它是一间拥有众多中年级学生的实验学校，其中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是少数团体。史卓娜·楚斯（Sojourner truth）是一间女子学校，大多数学生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最后我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在密西西比东北一个叫瑞脊渥（Ridgewood）的小镇上的数间小学和中学。我会访谈对此题目有兴趣的父母和教职员，多数学校的访谈时间是



三到四小时，如果时间不允许，访谈时间就会缩短一些。其中有两间学校让我在联系上花了不少时间，主要是因为学生家里太穷，装不起电话。虽然明知有些人会因为我是个中产阶级白人而对我有戒心，我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也有些学生和家长会毫无预备地在约定的时间缺席。如我所料，每间学校都有家长不愿意谈女孩间的互相欺凌的情况。除了学生和父母之外，我还电话或亲自访谈的方式访问了五十位较年长的女性，她们会因为时间和心理治疗而有迥异于一般年轻女孩的观点。

本书并非正式的研究论文，因此没有统计资料和科学的研究结果。但是，这是第一本全面讨论女孩间非肢体冲突的书，告诉我们一些我称之为“另类”或“非传统”侵略下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故事。

我并非暗示只有女孩有这种侵略行为，男孩当然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只是发生的时间通常比女孩晚。也并非所有女孩都会碰到这种侵略行为，因为时间因素，这次我略过了那些不觉得冲突和愤怒困扰她们的女孩，这点深感抱歉。在本书中，我会用**女孩暴力**（girl bullying）来形容之前提过的另类侵略行为。除此之外我也想说明，女孩们不只对侵略行为的感受不同于男孩，她们表现愤怒的方式也不同。女孩的侵略性是较隐性，而且是带有关系取向的，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害怕失去友谊或被孤立，但这不表示女孩不像男孩般想获得权力，或因此论断她们并无侵略性。

麦可·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等人在其重要著作《好朋友，坏敌人：了解孩子们的社会生活》（*good friend, worst enemies: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life of children*）中提到，每个孩子都想在生活中获得三样东西：联系、认同和权力。想获得联系的动力使孩子们结交好友，而索求认同和权力则不免让他们产生竞争和冲突。而我